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班固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為

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古曰頓數為掾史所言辱方進自

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蔡父大

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術古曰言從何努力為諸生

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

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

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



漢書卷八十四

翟方進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

清河胡常師古曰宿儒也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

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道門下諸

生至常所問六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

之宗讓已師古曰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

稱述方進遂相親汝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

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其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

曰刺史歲舉輒送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

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

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

行事有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

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事者與尚方進於是

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

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

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又暴揚尚書事言違疾無所

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目云不

在此二條於臣謹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

所請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長取其母與豶豬連繫都

字師古曰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



縣尉叔義梁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

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

奏可司隸校尉消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師古

也師古曰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也師古曰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也師古曰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

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

隸師古曰趣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

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詔兩府師古曰其有所會居中

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

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

又倨師古曰倨方進陰察之勳秋禮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

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頓過廼就車師古曰於是方

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

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

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

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

前漢書五十四



帝為丞相下羣臣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敷

與立乃北車羣臣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視敷

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

讀與楊同為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語字

音天致反而色滿內落應劭曰落色屬而內師古曰

是邪語也與言外色莊屬隨國體師古曰

而內懷雀病故考進引以為言隨國體師古曰

廷之序不自處也臣請下丞相免黜時大中大夫平當給

事以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教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

行馳道中引轉慶幸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

伺記慶幸從容語言師古曰詆欺成罪師古曰禮及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

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

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止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

威師古曰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

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意逆情遂也勳為昌陵令方進師古曰

歲間免丞相司隸師古曰旬滿也旬滿也旬滿也師古曰

心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

不心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費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

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罪方進部掾史覆案

發大姦賊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欲試以治民徒

前漢書五十四日



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  
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  
宜師古曰言當紀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  
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薨宣坐廣  
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師古曰  
音步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  
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  
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師古曰飭謹也及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

故師古曰漢制為相師古曰漢制請託不行師古曰漢制郡國師古曰漢制事師古曰漢制託師古曰漢制於師古曰漢制四方師古曰漢制不以私持法

刻深舉奏牧守師古曰漢制九卿師古曰漢制文師古曰漢制深師古曰漢制託師古曰漢制於師古曰漢制四方師古曰漢制不以私持法

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小

歷牧守師古曰漢制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

相師古曰漢制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師古曰漢制初咸策先進自元帝初為御

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權為部刺史歷楚國社

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

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

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師古曰漢制後方進為京



北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

從高第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丞相御史晉初曰大臣重故以咸詰責方進與得

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

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

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

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

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

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猶

於言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意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

居亡何師古曰無幾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

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

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

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

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

不可與事君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

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

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



坐為貪利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之微幸有司莫  
 敢舉奏冒濁為容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  
 內朝至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  
 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  
 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詔  
 文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  
 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  
 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

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今立斥逐就國所  
 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  
 守孫闔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  
 也引也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  
 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  
 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  
 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  
 也言也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林國  
 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邪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



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音

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

謂也士鷗音之然反今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

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臣幸得備宰相

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

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西方進知能

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誦法律號為通斷相天子

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

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

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

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

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

以自持方進廼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

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

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

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厚李壽

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

變之權若辰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曼



年之中而日三食月一則匿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星守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



羣下元元相嫉妬古曰史其咎安在觀若之治無欲  
 輔朕高民使安元元之念聞者郡國殺雖頗古曰  
 來百廷不足者尚舉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  
 朕惟在時之思與今一也古曰謂百僚用度若有數君  
 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增賦城郭  
 頃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垣城郭旁  
 卒取一人所曠常為之月用一千使八自謂之過更又  
 牛馬千頭取也古曰輸二十也古曰要自八過更又  
 在倉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請印後請者以  
 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  
 賣酒膠朕誠怪若何持容容之計無意固意古曰容  
 將何以輔朕帥尊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古

將何以輔朕帥尊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古

曰蒙博以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欲退君位

尚未忍君位古曰絕嚴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

輔朕朕既已改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

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

下大過之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

項策也然使使者大夫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

書以丞相上 祕之遺九卿冊增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采

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

帝去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諡曰



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  
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少子曰義義  
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平二十出為南陽都尉  
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  
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  
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恭師古曰自恭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  
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  
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都獄師古曰都分其掾  
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登師古

曰因太守行縣以立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  
曰隨即送郵之獄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  
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  
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朝死  
矣師古曰謂其不知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為弘農太守  
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徒為東郡太守  
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姝子上蔡陳豐曰  
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  
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必代漢家



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後莫能  
 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  
 當為國計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  
 孫輔而立之故令特命不成死國理召猶可以不慙於先  
 帝師古曰埋名謂今欲發之乃肯後我乎師古曰豐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  
 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  
 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於是九月  
 都試日承時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古文類曰觀縣名師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部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

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  
 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  
 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  
 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中皇帝矯尊號今天子  
 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恭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  
 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  
 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  
 軍中少府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實兄

王長安城東門北頭第一門 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



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元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

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

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逢並為橫槊將軍屯武

關師古曰逢姓也並名也逢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逢姓

戴反其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承

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承常鄉侯王惲為車

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

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曰抱孺子會羣臣

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

孺也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

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俞村器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

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

大誥莽自比周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

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邠大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

御謂侯以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悼丁董應劭曰趙飛燕

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彊

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稚子未

遭其明想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言不遭

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

於安蓋為兼辭也道讀曰導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

口熙子惟往求扶行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



勞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傳讀曰予豈敢自

此於前人乎師古曰謂公前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

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

意師古曰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及虜故京郡

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西土人亦不靖

祀祖亂宗之序師古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

必使民不安師古曰皆病也言天所降威遺龜者知國

疵是天反復右我漢師古曰復音扶粵其開口孟康曰諸

古曰粵發語辭也師古曰宗室之僇有四百人劉具在者民獻

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曰代

用此宗室之僇及獻儀者我有大事休予下并吉師古曰

事也言人謀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

曰予得吉卜子惟以汝千伐東郡嚴鄉捕師古曰捕

也余國君或者無不及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

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難言小等國君或有

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帝不遵師古曰命不遵得故

子為中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輒寡哀哉師

曰無妻無夫之人亦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

同受其害故可哀哉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今身解其

子不身自師古曰言我征伐以為孺子除身非自憂已身也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曰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謂亦行也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

居攝必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即古曰皇太子年

且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當養成就

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之事遂孺子以熙為我孺子之

故師古曰重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遇絕繼嗣變剝適庶危

亂漢朝以成三飢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

極厥命師古曰隊險鳥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

何曰害讀曰曷曷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倍也天休

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下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

我惟用上吉今天其相氏況亦惟下用師古曰言天遣當

能受此命知矣大皇太后肇有元成沙鹿之石張晏曰少鹿在元城

後以元后之祥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

後月入懷陰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

應王母之靈神靈之徵師古曰以祐我帝室以安我

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師

不違親幸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官國之正統下尊大緒者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以廣立王侯

並建曾玄得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博徵儒生

前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十四



講道于廷論序乖終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

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之五時廟祧咸秩亡

文孟康曰諸廢祀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

高宗之號帝服度曰宣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車于橐鞬西天地

判合乾坤序德則古曰言元帝既有感德太后又先帝應

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

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師古曰昆侖河所出壘

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

鳥序大明威輔漢始而大大夫師古曰言因此爾有惟舊

人泉陵煇之言爾不克遠省爾宜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圖事

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

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御事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

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

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

有疾苦我曷敢不頃祖宗之意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休息而補助之勞音來到反



臣善成人之事予忠若考作室厥子堂而謀之師古曰父

意則了當築堂而厥父蓄厥子播而獲之師古曰父蓄耕

而收獲之反上為蓄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一作室農人備不棄其本業我若祖宗延有效湯武

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我逆也若祖宗延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警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

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烏虐肆哉師古曰陳

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

言當由於明智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也知上帝命師

之得改命天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精人崔義劉信大逆

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

為難難以下國紀是自相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

番夫子害敢不終予師古曰番夫治曰志除草穢天之

終竟事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下害敢不于終師古

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率寧人有肯疆上況今卜并吉

師古曰言備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故予天以爾東征

命不替差師古曰信之知下陳惟若此陳列惟如此地遣大夫

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又位孺子之意遂封譚為明吉里附

城師古曰明吉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諸將東至陳留孟

日落故載國在梁後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



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

絕輒復續恩莫尊焉信莫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

古早幼嗣孺冲詔予屠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

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懈怠伏念

太皇太后惟經甄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漢家制作之業

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

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其業既著千載之發百世之遺於今

迺成道德庶幾於古庶虞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今程義

劉信等謀反天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

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

其父思王名曰鉅廉師古曰鉅大也莽誣後雲竟坐大逆

誅趙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使兄官靜言

令邑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所殺鄉

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

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

者東平王執捕械繫欲以威民朱自相被以反逆大惡師古曰

日被加也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

子殺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官親屬二十四人皆磔

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

積一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



讀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其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  
 不踰時欲民速親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  
 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尹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  
 鞞緹朱輪車即軍中拜授鞞即今之鞞也師古曰  
受之也即此也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  
 圍城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也至固始界  
 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  
 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  
 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師古曰釐去略吏民衆十  
 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

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  
 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使  
 引兵西逼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楊武將軍劉歆歸故官  
 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為攝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強弩  
 將軍中郎將李歆為厭難將軍師古曰歆復將兵西二月  
 明等珍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  
 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時州郡擊  
 破之莽乃并錄以少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  
 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  
 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



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

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

守封明德侯始義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

義未發夜聞火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

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

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

仲素儻師古曰儻音工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安為而大禍至也

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宣家者師古曰宣師古曰宣師古曰宣以避害母

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曰汙音烏發

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

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而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

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鰓鰓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滯惡師古曰此謂載焚將士之解也鰓觀大

丘也觀謂師古曰此謂載焚將士之解也鰓觀大

信翟義詩遂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

師古曰芒竹在魯歷南界芒水之西而多遣武將征討咸

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妓無隱殄滅於圍趙明

依咀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隄霍鴻負倚蓋

屋芒竹師古曰芒竹在魯歷南界芒水之西而多咸川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

賊之鰓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戟薦樹之棘師古

讀曰荐者建表木高文六尺師古曰表者書曰反虜逆賊

重也鯁鯁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師古曰行勿令壞敗以懲淫

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古曰鴻隙陂名

惟蒲之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

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師古曰行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

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惠遂奏罷之及崔氏滅鄉里歸惡言

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

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謂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

曰無灌漑不生抗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

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食音飼

及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誰云者兩黃鵠師古

言有神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古

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葬之起蓋象天威雖有貴育愛

益於敵師古曰貴謂而貴育謂夏自出古之勇義不更力

懷忠憤然以隕其宗悲夫

程方進傳第五十四



前漢書卷五十四  
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正業叔大夫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

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

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

壽也一注繁音滄荷聞其有茂林除補屬舉為太常丞數上疏言

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

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

同救也只下明詔師舉直言師古曰師舉謂公卿守相皆燕



見細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繹謂細也使臣等得造明朝

承聖問師古曰承至也臣材不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

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也親言視聽思也

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庶衆也如人君治溺後

官般樂游田師古曰般也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

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凡

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

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屏牆也二者同日俱發

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

猶深師古曰猶深也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錯

留心於女色也錯失中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下皆類此內寵大

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

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

或亂陰陽師古曰陰陽也外則擅其權師古曰擅其權也內則所請必行師古曰所請必行也昔褒姒用國宗

周以喪師古曰喪也幽王惑之卒有大戾之禍閻妻驕扇日以不滅

師古曰閻寵之族也師古曰閻寵之族也扇也師古曰扇也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

交師古曰交也而食于何不滅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

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

主表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

方



之內四方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

下師古曰損減也閒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夫師古曰

古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也言所為不善不當

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

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也言無

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綢繆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

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

以成伯功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師古曰丹姬

是楚文王姬也莊十用中公取臣之諫不初夏姬谷水釋非

本實也伯絕王惑於嬖妲周德降心魯桓嬖於齊女土稷

以貞師古曰解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

嫉妬專寵以絕驕曼之端抑褒閔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

得厥職師古曰以次而進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

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嬖妲以而黜申昭儀也後宮

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以遠皇父之類損妻

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刺厲王也小雅十月之文詩曰皇父

寵而為官也遠音和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

萬反父請曰甫和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



始習善在左右昔龍兜納言而帝命惟允師言曰龍兜與管

同管主也夜書與曰帝曰龍命及四輔既備成王靡有

過事師言曰夜出納朕命惟允信也四輔既備成王靡有

左右齊果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戴金貂之

飾執常伯之職者師言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也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

師古曰則左右肅艾讀曰又肅也艾羣僚仰法化流四

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言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

右也和有左右而百官和也治天下者尊賢

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言曰簡略也誠審思治人之術

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

實以定德師言曰無用比周之虛譽母聽寢潤之譖想

日隆師言曰其下亦同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言曰

事俊艾在官師言曰虞書各絲善之辭也言使九德之

而果而益簡而廉剛而寒強而義和有功賞得於前賢

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制遠之道微孟康曰不九州洪水師言曰古更為十二州謂冀交

制遠之道微孟康曰不九州洪水師言曰古更為十二州謂冀交

制遠之道微孟康曰不九州洪水師言曰古更為十二州謂冀交

制遠之道微孟康曰不九州洪水師言曰古更為十二州謂冀交



前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豫音徐刑揚雍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息深無怨於下也

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音火故反刑罰深酷

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

以親萬姓師古曰親謂愛養之平刑釋冤以理民命釋古曰務省絲

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

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謂三月是為一時不患

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信懷師古曰

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

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

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繼以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其罰之

三曰康年四曰休戚五曰德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

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火氣也共讀

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火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

不當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廣謀又不用其言師古曰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如五都王事之細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

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冰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



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  
 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  
 背可懼之大異問不忌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  
 虛文師古曰欲末殺災異滿調誣天  
 先易反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  
 折木師古曰溱與泰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  
 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  
 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  
 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柄任用陰欲自託乃復  
 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蕕冒頓之患師古曰

六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

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中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

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錯也互盤結而交互也

骨肉大係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洞洞

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

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

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搢塞

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師古曰瞽說言不中道也

目之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眩昧之

瞽說師古曰舍謂也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



曰倚依也音於師古曰重不可之大者也則為大陸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

然起乎東方師古曰申重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暗白氣起東方

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

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更過抗湛溺之意

解偏駮之愛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

施使列妾得人入更進猶尚未是也師古曰更互急復益

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母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

此為風流前過也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

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

論其母後宮文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

當也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以遇天所開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慰釋皇太后之愛

愠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灾異訖息師古

多也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

蓄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

根不除水雨之灾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灾異已極天

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辭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

也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也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也師古曰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盛妾師古曰問音居竟及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

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三上封事然後得召

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

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

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冰為鳳言而言腹心大臣無不可失腹心大臣以為

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

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

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

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感傳永

既陰為大將軍鳳詔師古曰詔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

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也

所少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

交又無紹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擢之皂衣之吏廁之

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愆師古曰食猶受也

入皮膚至骨雖齊桓晉文用士焉密察又愆兄覆育子弟

誠無以加也師古曰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

讓也為智伯郭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齊客隕

首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施齊王受

到宮門自剄以明師古曰明與果者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

將軍之門鳳遂厚師古曰厚數羊出為安之太守時上諸舅皆修



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羊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允與永

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

之心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

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

之操師古曰召讀曰敬賢下士樂善不倦音胡亞反宜在

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

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系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系古累字

親疏謂積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比日永等

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

曰屬近反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

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

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太伯王

為嗣而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領君侯與博覽者參心師古

詳其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

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

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

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

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

也持可謂富貴之極八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

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



臣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

師古曰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也享當

也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

分之一已過期言其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

先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疏間

苟合也從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

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

以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

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永自知有解方與

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

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

改求其怪以享天慈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

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

師古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

令尚書曰永有所言永對曰臣聞主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

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

聞師古曰如若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五不變改而更

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

路凡在道晏然自以若天有司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

也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六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



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

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

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輻

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

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龍陽也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

德由小之大小師古曰言因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

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

將動心異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

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

月己未夜星隕之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

同外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

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

之六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則書秦誓之辭婦人妲己之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

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秦誓之言紂

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如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恣其

甚也威音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言言就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

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

中饑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饑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上食過飽而已無所必遂



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豫詩曰懿厥哲婦為臬為鵠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懿美也哲

也婦謂衰也臬鵠惡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建始河平

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班好之家熏灼四方賞賜

無量空虛內藏文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今之後起

天所不饗什倍于前本如淳曰謂趙李廢先帝法度聽用其

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故也釋解也驕其親屬

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刺舉之吏莫敢奉

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

增材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

為樂聲音千感反絕滅人命上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

福反扶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又讀曰憐非之明白

治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皆服全為人起責分

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生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師古曰既盡也以昭其辜師

明也昭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

家人之賤事師古曰及奴謂私畜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

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崇聚漂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容師

曰傑疾也音頻妙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言聚散不也音大鼎反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



亂服共坐流酒媒媢溷散無別閔免適樂晝夜在路師古

免猶通也也典門尹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

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

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

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改作

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

館六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師古曰言役百乾谿費

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疑比也言勞役之功靡散天下

師古曰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晉灼曰盱

也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

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屢流散冗食饑死於

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饑饉也公家無一年之畜

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救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頌陛下追觀夏商同秦

所以失心以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鑒也

妄言之誅柳節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統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

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

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夫君道不令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

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夫君道不令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



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

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讀曰辟厲

精致政專心反道師古曰反道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

除師古曰除謂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嬙出之具亦嬙字耳

情也克已復禮師古曰微行出飲之過也論語稱孔子

云類也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

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也母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

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

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

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謂更卒也音工存恤振陳困乏

之人以弭遠方師古曰揀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

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讀

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夙夜孳孳憂省無怠師古曰

字也屢省屢也懲罪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織介之邪不復

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

言去離無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

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

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



至親難數言故推承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承

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每言事輒見答禮師

曰加禮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捕承令發去師古

謂發動之上使侍御史收承救過交道廐者勿追晉灼曰

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承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承為

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

災異尤數承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承所欲言承對

曰臣承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

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

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

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

其微賤不垂周文之聽下及躬堯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

承所次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有

官守者脩其職臣承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古

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不宜復

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

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如淳曰

殞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汲黯

而而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弥子瑕以死諫也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卒息師古曰謂論張經曰雖爾

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

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



忠篤而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塞思

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

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

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

列三而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如明天下乃知天下知下

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

及行業師古曰詩大雅行業之篇曰敦彼行葦羊無所殘傷

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

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茲師古曰

多古音草字也反善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古曰保安也右

右讀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師古曰

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峻刑重

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師古曰悖也師古曰

布內反天震怒災異妻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

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師古曰弟與字反飢饉荐臻

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師古曰不復謹告更命

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

德然西顧見文王之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

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

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

前漢書卷之五十五



標李師古曰標音必遙反也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

百一十歲之厄今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

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灾直百六之灾

院師古曰院音先合反三難異科雜焉同會謂相參也

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

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馬祖以來至元重以今

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三朝之會

之始師古曰重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

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師古曰畜積聚也因之以

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

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曜不克濟師古

德積善尚恐不濟况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

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來北宮苑側街巷之中臣妾之家

幽閒之處師古曰開徵舒崔杼之亂其君于國齊桓桓舒殺

其君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

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舉兵以火

角為期張晏曰以終安危之分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

臣求所以破膽寒心師古曰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

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

所易師古曰易輕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黷

也音戈鼓反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黷



燕飲師古曰燕狎也中黃河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

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師古曰三綱

也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

恨之心師古曰保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

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

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恤與

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肌膚將祿亦所以

養人者也小貞凶也大貞吉也禮亦所以

既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高則吉論傳曰

既而不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

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谷師古曰洪詁辭曰關動

壯飛辟為無道聖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詁占之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閔故凶百

姓困貧無以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愁悲怨恨故水城

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

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

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時過無宿麥時過者

失時不得種也秋有姓失業流散羣軍守關就賤穀也

大異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

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

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



登虧膳安妻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

屋也音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鄆國谷風之詩

論語曰百姓不廷君孰予是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

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

得獨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守官中御府均

官掌畜屬承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

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志所

欲之師古曰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

師古曰行存血邱孤寡問民所苦勞一千石也師古曰勞慰勉

音下更反勅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

大姦之隙師古曰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

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

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

寤三難師古曰深畏大患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惡

屬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惠

之存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

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與

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

官京氏易最家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

覆專攻上躬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

也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

師古曰言所處



商亮由陽侯報為票騎將軍薦為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  
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  
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  
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敬女鄴壯從敬子言學  
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出車騎將軍主音善平阿侯譚  
不受城門職後亮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

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  
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之

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昔秦伯

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

母弟公丁誠在龍於其父桓公景公立誠懼而介管事在

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無私怨也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

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吏受榮任公

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

也音式將反而說者多云分陝是顯川郊故內無感恨之

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

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准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

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待特每事凡



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曰

意指皆出忠誠彼必不悅無憂幸異也說讀曰悅昔文侯寤犬鴈之戲而父子益

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訢封擊於中山三年

寤廢訢而召立陳平共壹飯之餐而將相如驩師古曰陳

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厭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

與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

侯商親密二人皆重割後以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除鄴主簿以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

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

后稱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

弟子心博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

弟子鄴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元壽

元年正月冊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而帝舅陽信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

方正直言扶陽侯章有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鳥憂國

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

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

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



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雖有文母之德師古曰文母太母也如仲馬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養老也何預太如春秋不書

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

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謂滅降也音所例反

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並在前

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

明凡事多晦師古曰晦與暗同豈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

下行不偏之政每言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

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

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故在於得

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

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於天也

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按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

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占象甚明

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

師古曰曾子問子從母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苟

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師古曰論語無孔子曰

其父母昆弟之言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

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制書

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間未旬月



則有詔選大臣奏正其罪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親寵

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

非為一國之君耳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肯並侍惟帷布在

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否或在位或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

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

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

日晡然日食師古曰晡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

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

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

所師古曰尤過也言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

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從也邑於

也遠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鏡鑒也

自以所行為可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

過失為立上所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

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

至奈何不應師古曰謂應天戒而脩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

動師古曰謂難升鼎耳故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

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未盡偃大願陛下加致精誠

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以厭下心也音一瞻反

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



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壽

及谷未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

初鄴從張言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

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鄴子林清靜

好古亦有雅林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

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替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

致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

搢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

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指金火

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慶說音云蕩可謂諒不忠而

談有餘者師古曰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

友謂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未無直諫之德但多聞也

谷未杜鄴傳第五十三



前漢作五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班固

漢書八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平四

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而益州刺史

王襄使辯士王襄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

和者言政敦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

武年十

四五與成都楊覆眾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求通達茂異士乃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襄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

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交



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求光元年詔舉賢樸敦厚遜此科第郎從官故武遷為鄭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以此四行得舉之也

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

其課師古曰以顯家不入市畜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姓商

也顯怒欲以吏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武曰以吾家租賦

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

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

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

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不服極

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

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師古曰屬委聖曰後進生何知趣欲

亂師古曰言武仕學未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

罪師古曰言武仕學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

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繫廬江聖

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

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刺史每歲盡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師古曰

日造至也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

肯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

即學宮見諸師古曰即就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



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已廼見

二千石以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

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

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

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師古曰具謂酒酖見其兄子

師古曰言揚州材能駕下未嘗

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顯等其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

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

茂異民有隱逸適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之不

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卮賜一底之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

得武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

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灾害什四

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充

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

召見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有司以為詭

眾虛偽師古曰說違也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人為廷

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

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謂更開置之即改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入而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

侯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

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地



其音基凡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擘之博望鄉為

汜鄉侯國師古曰擘音昌牛反增邑千六百武為人仁厚好進士師古曰稱

人之善師古曰擘音昌牛反為楚內史厚兩襲師古曰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

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然疾朋黨問文吏

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

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

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

典獄事相摠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

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

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

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

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

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

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

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

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

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

天子側師古曰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

合眾心師古曰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



其上六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  
 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  
 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  
 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  
 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持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  
 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太后  
 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  
 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  
 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  
 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下傳師古曰辟

眾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

舉莽武為前將軍莽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

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

稷師古曰幾今孝成莽哀比世無嗣師古曰類也方當選立親

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親踈相

錯為國計使師古曰錯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

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

祿互相稱舉師古曰謂皆免武就國後莽變盛為宰衡師古

漸也陰誅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

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師古

傳師古曰傳



音張反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古曰

杜公子二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

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

况嗣為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賤反諡武曰刺侯師古曰刺侯音來曷反莽篡位免

况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

失闕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光

祿勲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復察廉為

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起

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

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

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其敬

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

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謂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

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且非必其人皆在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

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後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

太守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



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

以安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

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音芳

反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會免亡

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

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

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

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司隸亦變也

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

文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

師古曰不敢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壹切營私者

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亦輕也音弋或持其微

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之章而

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設

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二千石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

以優也為罪所



吏師古曰良善也良有章勅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

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

證驗師古曰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曰所

以備師古曰不求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

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令盡力者有

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

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

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急

幸以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

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

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朱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

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

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

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意師古曰定

擬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師古曰擬讀曰劉劉削也欲

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

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

示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壽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



始賜爵眾庶曰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

封而巧能等惑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

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

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

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詭

咎有所分師古曰說讀曰休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

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光帝不

獨蒙其譏師古曰蒙被也臣嘉臣廷材驚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稱副也

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頓更師古曰迂逆也所以不敢者思報厚

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

朕居位以來寢疾未廖師古曰廖差也音尹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

賊亂之臣近侍帷帳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

餐師古曰餐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

亦危也不反殆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

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

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志

也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

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德善也其

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

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



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

書咎繇謏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箕子戒武

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王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王食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

劉武王之辭也王食精好如玉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

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

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

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自是以後縱心

恣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衰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

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乘詠在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

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以致

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幸

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

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掖庭見親有加賞

賜獨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

之欲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費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雖遭初元永光凶

在之錢也



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

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

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

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

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也音彭不以私愛害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

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

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

輿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繒厚絳也音徒奚反共皇寢廟比此當作師古

曰恭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此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

曰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駟馬都尉董賢亦

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師古曰鄉引

王渠灌園池蘇詩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盜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

者護作師古曰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

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濟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

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

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太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

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賜及倉頭

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費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

人也言百官非一之籍也賈音古道路謹譚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



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墜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

頃數於西制中令均等之賜賢二千餘頃則奢僭放縱變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處古於字隨音火規反

亂陰陽災異繁冬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被疑

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

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

不持頭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備李氏將

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匡諫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

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

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師古曰

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師古曰亂

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

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浸不說師古曰浸漸而愈

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

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十戶及賜孔鄉侯

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傅安嘉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

子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上地天之有也書

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各絲葛之辭也言

子諸侯知大夫士尊卑之服米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充宜慎之裂地而封

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

故今天子身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

臣嘉



倖幸之官陛下傾爵位以責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損

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師古曰損

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

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

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求信太后遺詔詔

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感山崩地動日食於

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

商再易品業緣私積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僥

向陰陽失節師古曰問氣感相動害及身軀陛下寢疾多

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

輕身肆意師古曰肆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

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

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竊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

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三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

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更下公卿覆治

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師古曰鞠及宗伯皆

姓也鞠音居六反



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顛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音千

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

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

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以免罪

也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後二十

餘日嘉封還益董賢石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

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

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

以揔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者

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不為朝廷惜之大臣

舉錯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

師古曰近臣尚然也對狀師古曰教則遠者固宜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

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

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

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由嘉生師古曰北光

嘉而勝獨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

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請廷尉詔獄制

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龍恭等以

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

前漢書卷六 王嘉 十四



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  
定罪深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

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

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師古

在翟方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

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案

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

曰括結也關非所以重國喪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

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

尚省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

共和樂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寃相踵以

為故事師古曰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使者危坐府門

上師古曰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為曰

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

相並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嘉遂裝出見

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

收嘉丞相新南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

請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

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

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



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  
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  
為其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謂然即  
天歎曰卿古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  
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  
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  
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移上覽其對  
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

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卽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  
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  
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  
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  
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  
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  
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  
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權盛常內



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自以師

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聽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諒信也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補孔子曰父

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

赫然皆貴龍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

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師古曰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

能牢讓爵位師古曰卒暴無漸師古曰卒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

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

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師古曰

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

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以壯年克

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

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

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

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

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傳陛

下以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六國加賜黃金位



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六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

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師古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眾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襄猶言冊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



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而

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

令上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

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

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猝丹老人忘其

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為其草丁傅子弟

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將

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

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宜下廷尉治

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炅

欽上書師古曰炅音桂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竊反自近世大臣能

行其事師古曰比音必反自近世大臣能



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

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師古曰厭尚書劾咸

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

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

經義以為當治師古曰傳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

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

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

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叾臻師古

古震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

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

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

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君內為朕建

可改不疑師古曰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

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

朕疾夫比周之徒師古曰比虛偽壞化變以成俗故屢以

書飭君師古曰幾君省過求己師古曰省視也自求

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

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

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一人同心之利焉師古

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



君位專任重慮不周密懷謖迷國與古曰謖詐進退違命

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

師古曰共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

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

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

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師古曰黃者老也者老人面色不

辨也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

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

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也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

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傳之臣師古曰從林

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

博議尊傳太后為皇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

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其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

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

之議而為州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亂委政於州師古

曰言新自成帝之喪軌衰丹不深惟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舉廣尊親之義而妄

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

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

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

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



其重綬更以民禮葬之定陶隨廢共皇廟師古曰禮音火規反諸造

議冷襄改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

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

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

陶太后造稱僭號其甚悖義理師古曰悖非也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端

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黜尊卑之制確然有

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

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卅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

罰之義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立之中卿戶二

千一百封冊為義陽侯月餘燕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

### 廼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

益董賢封邑師古曰師丹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師古曰終以王莽篡位董賢遇

喪敗師古曰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

武嘉區區以一貫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貫織

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更

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師古曰危

於正道連在流俗師古曰此古入所以難受爵位者也師古曰

則其身不安也

則其身不安也



前漢書卷六

昭帝

二十一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